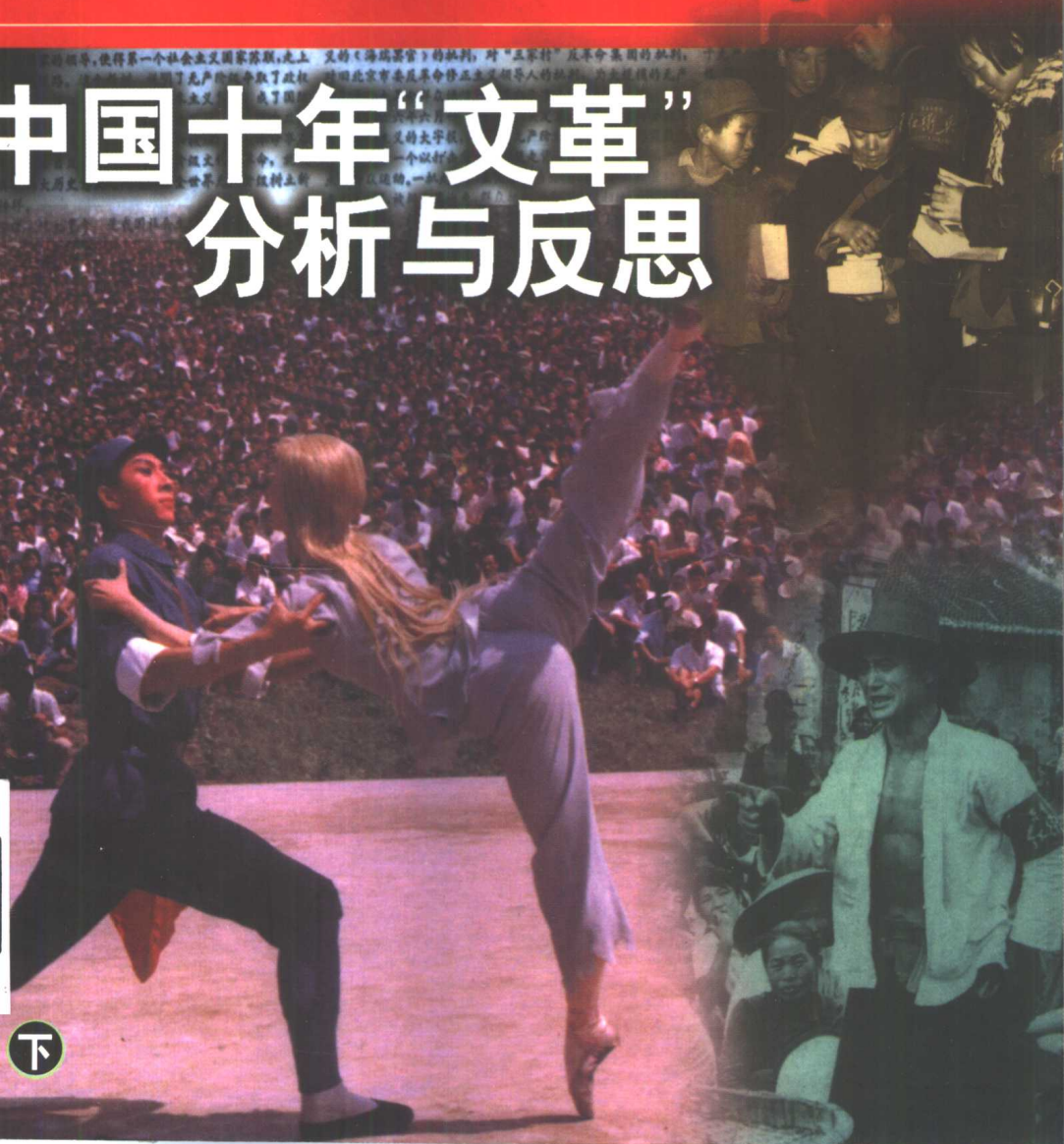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首“文革”

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



回首“文革”

上

张 化 苏采青 主 编
郑 谦 王寅城 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回 首 “文 革”

下

张 化 苏采青 主 编
郑 谦 王寅城 副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责任编辑:萧淮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一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2
ISBN 7-80136-337-X

I. 回… II. ①张…②苏… III.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集 IV. D6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685 号

回 首 “文 革”(上下)

张 化 苏采青 主 编

郑 谦 王寅城 副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密云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39.875 印张 940 千字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36-337-X/K·297

定 价:59.80 元



目 录

上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代序)	胡 绳(1)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胡乔木(7)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邓力群(17)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节录)	胡 绳(3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节录)	龚育之(39)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郑 惠(59)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	龚育之(8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席 宣(99)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 毛泽东对它的误解	石仲泉(111)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席 宣(125)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林蕴晖(145)
《五·七指示》初探	王禄林(161)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	席 宣(175)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	杜 蒲(193)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节录)	郑 谦(211)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节录)	李 捷(225)
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	
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谭 凝(233)
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节录)	王福如(245)
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简单地	
归结于封建主义	柳建辉(253)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林默涵(267)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吴冷西(279)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龚育之(289)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节录)	刘志坚(321)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印红标(353)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金春明(367)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李成瑞(383)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403)
七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冒进及其调整	阎放鸣(435)
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陈东林(455)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关海庭(469)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	郑 谦(485)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	(503)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	陈东林(517)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和心态	刘修明(537)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点及其	
主犯的刑事责任	余叔通 何秉松(559)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王年一(571)
一部简明而有深度的史书	
——《“文化大革命”简史》评价	郑 惠 张 化(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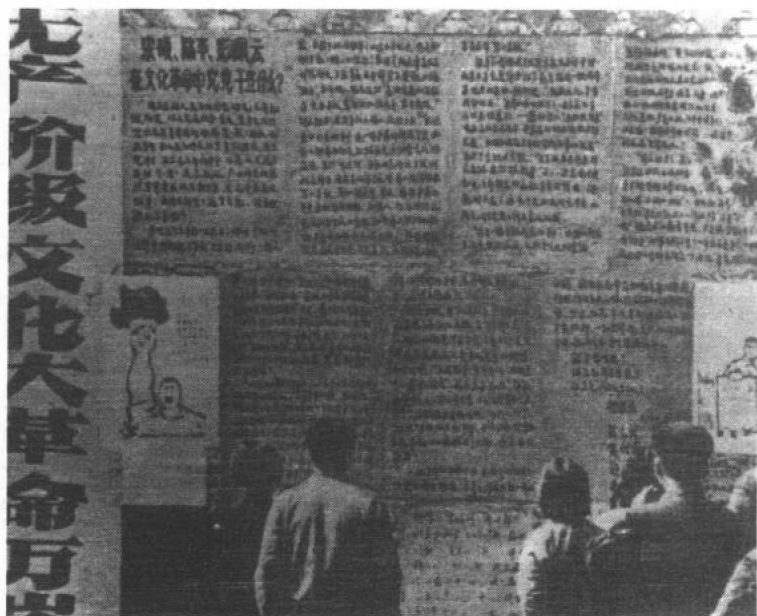
下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李雪峰(603)
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619)
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穆欣(637)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李雪峰(655)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贺源 张沅生(679)
红卫兵运动述评	印红标(701)
“文革”初期三个回合的斗争	苏采青(735)
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年一(767)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	
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唐少杰(783)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王年一(799)
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	曾涛(813)
试析“三支两军”的实践活动及其客观作用	赵国勤(829)
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张化(841)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黄峥(857)
“革命委员会”始末	关海庭(87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及评价	(887)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李丹慧(903)
九大评述	金春明(925)
略论党的九大后的整党	金春明(937)
“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郑谦(953)

1969 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张保军(975)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 分歧和矛盾	刘志男(991)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苏采青(1009)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吴 德(1019)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汪东兴(1049)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 思潮的斗争	安建设(1073)
十大评述	谭宗级(1091)
“批林批孔”运动	王海光(1105)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采青(1125)
“组阁”之争	力 平(1149)
邓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张沱生(1161)
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 ——1975 年文艺调整述论	夏杏珍(1177)
1975 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	程中原(1195)
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 ——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 化(1215)
四五运动述评	金春明(1231)
“四人帮”覆灭记	范 硕(1253)
后 记	(1271)



1966年6月，康生到北京大学学生宿舍鼓动造反。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李 雪 峰

批 判 罗 瑞 卿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

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批判罗瑞卿,大家都赞成。会

后,军队就开始批罗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了。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理应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第一次杭州会议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三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第二次杭州会议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 20 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 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 4 月 16 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揭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 月 18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 日开始开会。

20 日、22 日、24 日、25 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 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 1938 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4 月 21 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 3 月 26 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